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八十回 下藥茶中仇人報恩 假扮委員天子心歡

話說金大人從朝中回家，正與濟公說那張欽差的事，忽然家人報說：「有黃御史進見。」濟公道：「吾正要去見他，他倒來了。」見金大人已出去迎接，也就跟出來。走至茶房中，取了一個茶碗放在爐旁，又從身上掏出一個藥丸，念了咒語，放在碗中，就取爐水倒了一碗茶。剛正倒畢，那送茶家人已到，濟公就把這茶遞給他道：「吾恐怕你們沒空閒，已給你們代倒要送出來。」那家人千謝萬謝道：「到底師傅是出家人，肯不分畛域給人家做事。」濟公道：「便的，都在一家吃飯，有什麼要緊！」家人取了，舉出外去了。濟公就在客廳旁邊板凳兒裡張著。只見那黃御史頭戴幘多冠，身穿五品紅袍，腰束白玉帶，腳蹬烏緞粉底朝靴，面貌清奇，須長五六寸，飄灑胸前，正與金大人辯論張欽差的事情。金大人再三勸他念同寅之情，將就了些，他只是不肯。及家人送上茶去，他取在手中，立時喝了四五口。方才喝完，只見他霎時之間，兩眼發直，濟公暗中笑道：「藥性到了。」金大人見他神色有異，正要問他，忽見他兩眼一睜，對金大人道：「張欽差的事，你到底肯幫著他不幫著他？」金大人道：「吾怎麼不幫著他？」黃國華聞言一笑道：「對，吾也幫著他了。那個敢不幫他，吾先把他參一本。」金大人一想：真詫異，怎麼頃刻之間他就會改變宗旨，幫起他來？莫非他遇見鬼了？正要回答，又聽黃御史道：「吾今昨兩天，不知為什麼心中糊塗，專一想給張大人作對，要劾去他，此刻方才明白過來。現在你也幫他，否也幫他，他這前程就不用憂了。」金大人道：「不差，你能設有這個主意，自然張大人子子孫孫也感激你。只是你昨天在皇上面前一力說他冒賑，幾乎把吾也連累在內，今天怎麼就能幫助？豈不要被人家說你自相矛盾，得他賄賂？」黃御史道：「不打緊，吾自有主意，你只須能一力幫他就是了。」說罷，立起身告辭。濟公見客人已走，恐怕被金大人看出破綻來，忙趕緊跑回書房中。須臾，金大人送客回來，把以上事學說一遍，濟公也故作詫異之色道：「真奇怪！真奇怪！莫非張大人行此仁德，不應受此惡報，暗中有神附在這人身，保護他不成？」金大人一想道：「不差，吾起初到也不想給他出力，後來不知如何一轉念間，就立意的幫助他。你說暗中有神助，真有其事的。」濟公笑道：「這就叫『作善降祥，吉人天相』。吾聞得張大人一生忠厚，樂善好施，所以也特地跑到這裡來給他設法，不想他已有吉人暗中請兩位保護他，不需吾和尚出力了。」金大人聞言，也自得意。過了兩天，金大人就給濟公備了一身衣服，打扮成一個軍官，天還未亮，就一同起身，吃了些東西，各坐肩輿，入朝面聖。到了朝房，那黃御史早已在那裡等候，見金大人到來，急忙上前問道：「你差往平望查辦的差官已來了沒有？」金大人道：「來的。」黃御史道：「查的如何？」金大人道：「他妻折上說話，半句也不虛的。果然江水大漲，漂沒百姓有數萬之多，死的也不少，幸虧他賑濟得快，那些百姓救活的極多。吾們幸虧早轉了念，一力的助他，不然，這個罪孽就不小了。」黃御史也歡喜道：「吾這兩天為了他的事，時時想念，刻刻經心，但願差官查的不虛，所以連酒飯也吃喝不下。今果然不虛，這是好極了。待西聖時節，吾同你兩人無論如何為難，務必一力給他擔承才是。」金大人道：「這是自然，不消吩咐。」

說話之間，只聽景陽鐘動，敲了三下淨鞭，皇帝早已坐朝。朝參已畢，文武分兩旁站立，司禮太監立在殿陛之上，高聲道：「文武官員，有事出班面奏，無事退朝。」金大人聞言，就出班面奏。皇上問道：「卿有何事奏朕？」金大人道：「臣就為張欽差賑濟的事。昨天晚上差官已回，臣叫他隨來，現在午門之外伺候召見。」皇上聞奏，就道：「宣他進來，朕要問他仔細。」金大人聞諭，即時退出，重又帶著濟公進了午門，私下對濟公道：「師傅素性不羈，這裡切宜謹慎，倘弄出事來，就有性命之虞。」濟公點頭道：「吾自理會。」

於是一逕直到殿陛之上。山呼已畢，即時跪伏，此時濟公早把身形改換，皇帝見他面目清奇，就吩咐抬起頭來。濟公領命，把頭一昂，只見臥蠶眉，丹鳳眼，鼻如懸膽，四方嘴，兩耳垂肩，有稜有角，雖然鬚髯不多，出落得天生威武。皇帝開口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人氏？」濟公答道：「臣是這京師人氏，姓劉名香馨。」皇帝道：「你官居何職？」濟公道：「臣謬蒙金大人不棄，保舉臣做他府中長史。」皇帝道：「好，吾看你相貌非常，必然稱職。你這一回去查辦水災，到底怎麼樣，你須從實說來，朕當重重賞你。」濟公道：「臣到平望之時，江水還沒退盡，四週百姓人家的房屋都被水漂沒，幸虧張欽差的行轅四週都不進水，那些百姓都躲在那裡。現在倉谷已將次吃完，張大人正在派人到各處告崇米石，前來賑濟，這是實情，並無虛語。以臣愚見，恐怕不但用倉谷，還要大動公款哩。」皇帝聞言，半信不信道：「怎麼四週都被江水漂沒，惟有他行轅不浸水呢？」濟公道：「臣也為著這事頗懷疑心，後來打探得消息，說他行轅中預前來了一和尚，說是西湖靈隱寺的濟顛僧，給他作法，所以水到行轅就定了。」皇帝失驚道：「就是濟顛僧嗎？皇太后前年在他寺中燒香，也曾碰見過這和尚，聞說是羅漢再世，得道高僧。他既肯幫助他施這佛法，必是張欽差的忠君愛國之心有以感之。」

說罷，就在班宣黃御史上前俯伏，皇上立時面帶怒容道：「你前在朕前力詆張大人冒賑，到底你個證據從何而來？從實奏來！」黃御史聞言叩頭道：「臣前日得之風聞，冒昧上奏，及至出朝，也就私下派人前去密查。昨晚回來，稟報一切情形，都與劉差官無異，臣正欲來奏聞皇上，給張欽差代伸冤枉。方才因皇上正在查問劉差官，臣未便越奏，還求皇上念臣總是忠君愛國之心，赦臣前日風聞執奏之罪，不勝萬幸。」濟公不等他說完，又上奏道：「這事也難怪他，他不過為愛惜皇上家的庫藏，執之一見，其實並無別故。」皇帝這才罷了，不問下去。

濟公又奏道：「臣到平望，打探得這一回張欽差所上奏折，也是這濟顛和尚的手筆。」皇上失驚道：「也是這和尚的手筆嗎？吾因為前日心中動怒，就把他丟在地上不去看他，現在不知那個人收著？」說罷，就問左右太監道：「前日張欽差的奏折，那個收存的？快去取來。」內有一個太監即時跪下奏道：「這奏折由奴才收著，放在內閣中。」皇帝就吩咐道：「既在內閣，快去取來吾看。」太監領旨飛奔出朝，不到片刻，早已取到。皇上接來輔在龍案之上，細細展閱，一字一擊節，大聲贊賞道：「這真是仙人之筆，一字一珠，句句動聽。聯若早看此奏，即當立時批准，也不必去查辦了。」說罷，就取御筆，在後面批著道：

披閱來奏，具見苦心。此次事起倉卒，自宜以百姓為念，權宜從事，不得再拘舊例。一切依卿所奏，所空倉谷，著發給努銀二萬兩，由該地方官立時買補。餘另有旨，欽此。

批畢，又叫金大人上前，擬了一道嘉獎旨意，著派劉差官謹敬齋往。擬畢，又對濟公道：「你前去見了張欽差，傳朕旨意，說朕要見見濟顛僧。就著他傳諭濟顛，同你一塊兒進京。」說罷，又吩咐太監，到內庫去取白銀一千兩賞給劉差官。濟公叩頭謝恩，金大人也謝了恩，即時退朝。

金大人帶著濟公回到府中，備酒給濟公酬勞。濟公仍把衣冠靴帶脫下，仍穿了舊衣帽，裝出本來面目，方才同著金大人吃酒。金大人道：「這一次幸虧師傅奏對得法，張大人才可無事。不然，非但他功名不保，而且還要追賠倉款哩！只是你方才說濟顛僧給他保護行轅，其實暗暗就說你自己，將來如要召進朝中陛見，豈不要穿破？」濟公聞言，用手往面上一揩，說道：「大人還認識吾嗎？」大人瞧瞧，頓時又改變了身形容貌，連聲氣都變換了。濟公笑道：「吾去見皇帝，照樣進去，還會穿破嗎？」大人道：「若照這樣，不會穿破了，只是太濫褻些，見不得皇上。」濟公笑道：「不要緊，只要和尚有本領，不在衣服的好歹。」說罷，酒已吃完，天也已過午了。濟公就取了賞賜銀兩，從金府起身，到何敬卿家中，會了張三，把朝中事細細學說一遍，張三同何敬卿也不勝歡喜。於是立刻起身，趕回平望，於路無語。不一日到了平望，見著張大人，把諭旨請出來，張大人三跪九叩謝了恩；開讀已畢，然後行賓主之禮。此時早又接到一道六百里排遞上諭，說皇太后有病，速請濟顛僧來京醫治，要濟公大施法術，救治太后。皇上奉懿旨，造大成廟親迎聖僧，都在下回中發見，此刻暫停。

